

学苑学术论坛

诗性启示

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
邱运华 著

学苑出版社



诗性启示

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邱运华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7

(学苑学术论坛)

ISBN 7-5077-0576-5

I. 诗… II. 邱… III. 俄国文学—托尔斯泰—小说—研究 IV.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305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河北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 印张 254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凡书有缺页或破损,请向装订厂调换)

序

程正民

托尔斯泰既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大师，就世界范围而言，一百五十多年来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当我读完邱运华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仍然感到耳目一新，并受到有力的冲击，这恐怕也是我们在阅读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好的学术著作的所共有的感觉。专著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青年学者的创新精神和学术勇气。作者给自己设置的课题是有相当难度的，托尔斯泰在我们眼里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同列宁所说的，他的现实主义是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可是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却常为作家的道德探索和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思索所深深打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托尔斯泰研究以往只关注前一个层面，而忽略或者不敢面对后一个层面。专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而明确地指出托尔斯泰的小说诗学具有面向现实进行严厉批判和不懈追求人类终极真理这两个层面，并且把后一层面称之为诗性启示。诗性启示这个诗学命题的提出极具创新意义和极富挑战性，对于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是新的

开拓和新的推进。把诗性启示作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使得我们对现实主义,特别是对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理解就更为全面和深入,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把握作家创作整体的诗学特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谈到托尔斯泰小说诗学这两个层面时特别注意避免片面性,他并没有把这两个层面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体,认为诗性启示是生成于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唯有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关怀,才会有从更高层面上思考现实和人生的冲动;同时,超越现实的形而上思考也蕴含着作家对时代、民族和人民更高层面的理解,这样一来,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个托尔斯泰,而是一个托尔斯泰,他对现实激烈的严厉的批判同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深沉思索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辩证的理解,恰好深刻地提示了托尔斯泰小说诗学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充分展示出现实主义艺术丰富的美学蕴含。在我看来,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作品,象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蕴含着多重层面的内容,既有对历史现实的反映,又有人文的关怀,还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思想,而且这些层面往往还产生种种矛盾,而正是这些层面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矛盾的存在才构成了这些作品内在的艺术张力,才会有这些作品世代不衰的艺术魅力。

专著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研究走过了曲曲弯弯的道路,一个时期是丢弃了文本,丢弃了形式和语言,大谈社会和历史,后来又丢弃了社会和历史,把文学研究完全封闭于文本之中,封闭于形式和语言之中。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学家巴赫金在他的晚年对文艺学现状和发展的思考中,尖锐地批评了上述两种倾向,指

出既不应忽视文学的特性,也不应当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出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努力揭示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巴赫金所提倡的是文化诗学的路子。专著的研究从诗性启示这一特定的课题出发,相当自觉地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作者一方面把托尔斯泰小说置于俄罗斯独特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深入揭示其小说诗性启示的文化内容和作家深刻的思想矛盾,认为托尔斯泰小说的诗性启示特征,它的超越现实的永恒道德、普世情感和终极价值观念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产物,体现出这一文化体系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如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作者又特别注重文本分析,专著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显示诗性启示的丰富内涵和言语生成机制,使基本观点落到实处。例如,作者通过《复活》的具体解读,分析作品结构、叙述和人物情感层面的递进和诗性启示生成的内在联系,就体现了独到的眼光和细致的把握。

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的成功得力于作者的素质、知识结构和能力。专著的作者是教外国文学的,专攻俄罗斯文学,硕士拿的也是世界文学专业的学位,后来又攻文艺学博士学位。应当说这种“转行”给他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有了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史的知识,又有比较好的理论素养,这就为他的专著写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传统的观念中是特别讲究研究者的“专业”,往往还得从一而终。可是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搞外国文学的考文艺学的博士生,也有是搞文艺学的考现代文学博士生。我并不是提倡人人都转

行,而是主张各个专业之间应当互相沟通,研究者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要满足于单一的专业,以往有些治文学史的人由于缺乏理论素养,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往往缺乏深度;反过来说,有些治文艺学的人由于缺乏系统的扎实的文学史知识,他们的理论则失之空疏,有些甚至是片面的。如果这两种人,在知识结构上作些调整,各自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各专业之间展开交流和对话,这将大大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也将大大有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

邱运华虽然是我的学生,但他入学前已经是位副教授和副系主任了,他为人朴实,待人诚恳,治学勤奋,又肯于奉献,深得学生的欢迎和教师的好评。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应当说我和他都同样面临着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尽了导师的责任,同时也从他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吧。荀子云:“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我愿他以这本专著作为新的起点,在未来的岁月中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继续攀登新的学术高峰。

2000年新春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目 录

绪论 有关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论题的由来	1
第二节 论题的理论基础和范围界定.....	14
第一部分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形成的语境与界定	21
第一章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形成的语境	21
第一节 社会历史语境	21
第二节 思想文化语境	24
第三节 文学艺术语境	29
第四节 转向的美学意味	46
第二章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的界定	49
第一节 灵感说与神秘体验	54
第二节 启示内涵的展开： 西方思想界对情感、想象和意志、直觉的注意	66
第三节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的个性特征	74
第二部分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的文化维度	79
第三章 完善自我：面向永恒道德	83
第一节 文学是一种道德活动	85
第二节 永恒道德意识的内涵	92

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

第三节	“道德文学说”的文化维度	100
第四章	普世情感:宗教性极限体验	107
第一节	托尔斯泰“文学情感说”的内涵	107
第二节	情感表现的诸层面	112
第三节	情感艺术表现的层面与张力	120
第五章	末世论价值:面向终极关怀的沉思	144
第一节	终极关怀——俄罗斯末世论学说的核心	147
第二节	托尔斯泰诗学里的末世论性质	150
结 语	187
第三部分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生成的言意机制	190
第六章	语言与世界的本质:终极本质存在的可能性	192
第一节	西方意义哲学对本质的追问	192
第二节	名与玄:老庄提供的思辩路径	198
第三节	仁与德:孔孟之理性的实践	203
第四节	上帝与世俗生活:托尔斯泰理解的本质存在	209
第七章	解读《复活》:诗性启示的文本生成	212
第一节	《复活》的结构及其意义	216
第二节	人物情感层面的递进和诗性启示的生成	241
第三节	《复活》文本意义的呈现	264
第四节	象征与诗性启示的表达	288
第四部分	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生成的心理机制	310
第八章	疯狂及其文化内涵	311
第一节	疯狂:一种新的视角	312
第二节	疯狂:一种文化崇拜	320

目 录

第九章 生命意志的诗性升华	331
第一节 思想危机:重构价值体系	332
第二节 生命意志的极度体验	346
结语 托尔斯泰启示诗学批判	354
参考书目	361
附 录	364
后 记	

绪论 有关托尔斯泰诗性启示研究综述

第一节 论题的由来

列夫·托尔斯泰的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便已开始。俄国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从列·托尔斯泰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起,便饶有兴趣地关注起他的创作,先后发表了高水平的重头文章,这在俄国文坛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初期作品《童年》应该说并不切合当时文坛的“热点”(既不是旧人,也不是新人;既不是民主主义者关注的对农奴制和专制的尖锐批判,也不是斯拉夫主义者所指斥的虚无主义者),但却受到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烈夫、屠格涅夫和德鲁日宁、安年科夫、格利戈里耶维奇等两个阵营的作家的齐声喝采,甚至,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撇开素来注重的思想倾向分析,专就托尔斯泰的艺术个性,撰写了两篇著名论文,推出了“心灵辩证法”这一著名术语。这种偏重,只能以托尔斯泰小说的独创性来解释。这种独创性,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道

德感情的纯洁性”，^①德鲁日宁称为“充满真实和理性的特点”^②，我以为抓住了托氏早期小说的旨趣。

但是，也正是主动放弃了对托尔斯泰小说思想内容进行分析，致使在托尔斯泰研究的第一批论文中失去了辩析这种“道德感情的纯洁性”具体内涵和作者追求的精神境界的机会，尤其是未对这种精神倾向和他的艺术特征的联系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当车尔尼雪夫斯基长期被流放、当托尔斯泰这一精神特征发生巨变，他所钟情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性”逐渐具有宗教神秘性质时，文学评论界便只有默然驻足了。这一现象表明：仅仅以反映论来评说托尔斯泰小说的丰富内涵是远远不够了。

60年代，托尔斯泰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引起了俄国文坛内巨大震荡。他的才华的独特性，在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中得到了证实。小说对现实、人生、命运、历史的宿命理解，成为庞大的现实主义艺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征服、互为前提，共同构建了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启示风貌。托尔斯泰对艺术使命的理解、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使浸淫欧美传统诗学的俄国文学界不知所措。显然，廉价的赞美毫无意义；否定，则很愚蠢。例如，安年科夫没有看出小说里的思想潜流，徒然用西欧传统小说的标准、用司各特为楷模去对照，发现作

① 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50页。

品“缺少小说的情节发展”^①、“给予自己的主人公和个人事件的空间、光线和空气，仅够维持他们的生存。”甚至认为：《战争与和平》“不是长篇小说，不是中篇小说，毋宁说是过去时代的军人——贵族编年史的某种尝试，有些地方引人入胜，有些地方枯燥无味。”^②即使肯定托尔斯泰才华的独创性的屠格涅夫，在向法国读者推荐这部书时，也不得不妥协：“这部内容广泛的作品洋溢着史诗精神”，“托尔斯泰从头到脚都是俄国作家，如果法国读者不嫌过于冗长和有些见解近乎枯燥古怪……列·托尔斯泰的独创性可能以本身的力量妨碍外国读者友善而迅速地理解这部小说。”他意识到这部纯粹俄罗斯式的作品精神内容过于沉重，恐怕吓坏法国读者，特意补充一句：这部小说兼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③但是，列·托尔斯泰毫不领情，他自己走上前台。他说：《战争与和平》“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叙事诗，更更不是历史演义。《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又能够在它借以表现的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托尔斯泰毫无用现有的西欧叙事文本来框范自己作品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声称：“在近代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一部稍稍出色的艺术散文作品是长篇小说、叙事诗或者中篇小说的

① 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

② 安年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伯爵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和美学问题》，转引自倪蕊琴《俄国托尔斯泰研究简论》，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

③ 屠格涅夫《谈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载《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形式所能完全容纳的。”^①

我觉得这种声称极为重要。这种声称包含着一种诗学立场。这不仅说明托尔斯泰在文体的把握方面是极为自觉的,而且,说明用西欧传统叙事文体观念和美学标准来框范托尔斯泰,是极为勉强的。托尔斯泰赋予艺术散文这种叙事文体的诗性使命,绝不仅仅是“镜子”(像大多数西欧作家那样),而更注重于“灯”的功能。但,当评论界友好地回避这一“粗俗”的审美意识时,反而使托尔斯泰更为固执。他说:“我们的文学基本上是哲理的;它提出广泛的问题,接触到极其重大的生活问题。”当初,在出版《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个单行本时,他听从评论家的意见,删去了其中的哲理和历史议论部分。隔了十多年,又把这些部分一一补齐了。当他放弃文学,致力于写作宗教训诫故事时,这种固执的自觉的倾向便更为昭然了。宗教意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启示、对末世终极的关注等沉重的思想主题,在托尔斯泰的小说诗学里,如此突兀,令人无法回避。

既然如此,托尔斯泰研究便不可能再对这种所谓“反美学”倾向视而不见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评论界对托尔斯泰的界定是“思想家或者艺术家。”托尔斯泰被一分为二了。他兼具两种身份。民粹派理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伯爵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是正直的文学家,却不敢面对现实生活。”原因是那只理论家的手,“使他可以随心所欲

^①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十七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卷,第14页。以下引用《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皆属这个版本,一律用简注。

地去虚构,即放手去杜撰谬误的东西。”^①米哈依洛夫斯基把托尔斯泰的民主意识称为“右手”,把他的历史宿命论、不以暴力抗暴、非理性倾向称为“左手”,认为二者是矛盾的。不奇怪,这个时期是托尔斯泰主义逐渐形成时期,但米哈依洛夫斯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右手和左手都是听从大脑命令的,它们必然统一于中枢神经;民主意识与非暴力倾向、历史宿命论、非理性因素,都是诗性地存在于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必然具有艺术联系。

米哈依洛夫斯基的“两个托尔斯泰”的观点影响了整个托尔斯泰研究的思路。许多评论家认为,艺术家托尔斯泰死了,只剩下说教者托尔斯泰了。也有人认为,托尔斯泰分裂为两重人格:伟大的艺术家和拙劣的思想家。这种观点的基调是,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人格是不可能统一的——伟大的艺术家和拙劣的思想家是分离的,没有内在联系。换言之,艺术作品过分强调思想是违反艺术本质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研究开始分化为许多不同的领域。例如,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社会政治观、妇女观、历史观……恰恰忽略了托尔斯泰作为“思想的艺术家”的存在。

同一时期,托尔斯泰开始为欧美作家所注意。泰纳、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高尔斯华绥、罗曼·罗兰等,先后对托尔斯泰才华的独创性有了认识,并且作出了评价。但是,严格说来,这些人对于托尔斯泰的创作个性和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都是漠然的,甚至带有民族文化偏见。罗曼·罗兰对托

^① 米哈依洛夫斯基《再论托尔斯泰》,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尔斯泰小说的感触是极有趣味的。他说：“到那时为止，就我所知的法国那些优秀小说，其中的情节都是环绕着一件事、一件特定的有趣的事展开的。而这儿，这样的事有五件、六件、十件。这就是生活本身。”^①在一个西欧人看来，托尔斯泰的小说与西欧小说显然是不同的。长年在俄国从事外交工作的法国人沃盖（188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他的《俄国小说》的“托尔斯泰”一节中，冠以“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标题，并且说，托尔斯泰“同过去的一切决裂，同外来传统束缚决裂”，是“所谓虚无主义的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②看出托尔斯泰小说精神特质，这是可贵的。可惜沃盖仍然忘记了托尔斯泰是土生土长的俄国人，他犯不着、也不可能与过去的一切决裂；他更不可能“同外来传统束缚决裂”，因为他的诗性天才纯粹来自俄罗斯，而不是法兰西。相应地，把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文学趣味视为托尔斯泰的传统，则是非常勉强的。

真正决定20世纪托尔斯泰研究方向的，是两种倾向。首先，是列宁在1908年至1911年发表的七篇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其次，是梅列日柯夫斯基、安德烈·别雷、别尔嘉耶夫、列昂吉耶夫等人研究托尔斯泰的著述。前者，理清了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的联系，明确了他的创作的现实批判意义。后者，则勾连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与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宗教文化精神的联系。

-
- ① 罗曼·罗兰《回忆和日记片断》（1939年），载《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 ② 德·沃盖《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托尔斯泰》，载《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列宁的七篇文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论点:第一,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第二,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的特点。第三,托尔斯泰成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以反映论为理论基础,抓住了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的本质联系,道出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精神实质,从而指导着俄苏 20 世纪(至到 90 年代初)托尔斯泰研究的思路。但是,受具体时代的任务和政治家身份的制约,列宁的论述,仅仅是从与 1905 年革命的联系来论及托尔斯泰的。他不可能论及更为具体、更为专业的艺术本身的问题。托尔斯泰作品里的现实批判内容被发掘得很是精深,而其中的人文思索和宗教启悟则殊少涉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无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这一倾向。列宁说:“他总是抽象地谈问题,他只允许‘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而没有认识到这个观点仅仅是旧的(‘翻了个身’的)制度,即农奴制度、东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①“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②这种辩证的强调,指出了托尔斯泰诗学体系里的深刻矛盾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列宁之所以强调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反映论基础,其目的是服务于现代俄国工人运动,因此,他对托尔斯泰的“‘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与整个诗学风貌的关系,就未予论述了。正是在列宁论述的基础上,严格来说,在强调“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宗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版,第 314 页。

② 同上,第 293 页。